

<<家>>

图书基本信息

书名：<<家>>

13位ISBN编号：9787020096466

10位ISBN编号：7020096468

出版时间：2013-6

出版时间：人民文学出版社

作者：巴金

版权说明：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，请支持正版图书。

更多资源请访问：<http://www.tushu007.com>

## 前言

几年前我流着眼泪读完托尔斯泰的小说《复活》[1]，曾经在扉页上写了一句话：“生活本身就是一个悲剧”。

事实并不是这样。

生活并不是悲剧。

它是一场“搏斗”。

我们生活来做什么？

或者说我们为什么要有这生命？

罗曼·罗兰的回答是“为的是来征服它”[2]。

我认为他说得不错。

我有了生命以来，在这个世界上虽然仅仅经历了二十几个寒暑，但是这短短的时期也并不是白白度过的。

这期间我也曾看见了的东西，知道了不少的事情。

我的周围是无边的黑暗，但是我并不孤独，并不绝望。

我无论在什么地方总看见那一股生活的激流在动荡，在创造它自己的道路，通过乱山碎石中间。

这激流永远动荡着，并不曾有一个时候停止过，而且它也不能够停止；没有什么东西可以阻止它。

在它的途中，它也曾发射出种种的水花，这里面有爱，有恨，有欢乐，也有痛苦。

这一切造成了一股奔腾的激流，具有排山之势，向着唯一的海流去。

这唯一的海是什么，而且什么时候它才可以流到这海里，就没有人能够确定地知道了。

我跟所有其余的人一样，生活在这世界上，是为着来征服生活。

我也曾参加在这个“搏斗”里面。

我有我的爱，有我的恨，有我的欢乐，也有我的痛苦。

但是我并没有失去我的信仰：对于生活的信仰。

我的生活还不会结束，我也不知道在前面还有什么东西等着我。

然而我对于将来却也有一点概念。

因为过去并不是一个沉默的哑子，它会告诉我们一些事情。

在这里我所要展开给读者看的乃是过去十多年生活的一幅图画。

自然这里只有生活的一小部分，但我们已经可以看见那一股由爱与恨、欢乐与受苦所构成的生活的激流是如何地在动荡了。

我不是一个说教者，我不能明确地指出一条路来，但是读者自己可以在里面去找它。

有人说过，路本没有，因为走的人多了，便成了一条路。

又有人说路是有的，正因为有了路才有许多人走。

谁是谁非，我不想判断。

我还年轻，我还要活下去，我还要征服生活。

我知道生活的激流是不会停止的，且看它把我载到什么地方去！

巴金 1931年4月。

<<家>>

内容概要

《家》激流三部曲之一，描写旧式封建家庭的解体和青年人的反叛。故事集中在1920年冬到1921年秋的八九个月时间里，揭露了封建专制制度的罪恶，撕开了在温情关系掩盖下的大家庭的勾心斗角，暴露了所谓“诗礼传家”的封建大家庭的荒淫无耻，也描写了新思潮听唤醒的一代青年的觉醒和反抗，从而宣告了这个封建大家庭必然崩溃的命运。

<<家>>

作者简介

巴金（1904年11月25日-2005年10月17日），四川成都人。

原名李尧棠，现代文学家、出版家、翻译家。

主要作品有《激流三部曲》：《家》、《春》、《秋》；"爱情的三部曲"：《雾》、《雨》、《电》；散文集《随想录》。

1982年获"国际但丁文学奖"。

书籍目录

《激流》总序家附录 呈献给一个人(初版代序) 初版后记 五版题记 关于《家》(十版代序) 新版后记  
重印后记

## 章节摘录

风刮得很紧，雪片像扯破了的棉絮一样在空中飞舞，没有目的地四处飘落。左右两边墙脚各有一条白色的路，好像给中间满是水泥的石板路镶了两道宽边。

街上有行人和两人抬的轿子。

他们斗不过风雪，显出了畏缩的样子。

雪片愈落愈多，白茫茫地布满在天空中，向四处落下，落在伞上，落在轿顶上，落在轿夫的笠上，落在行人的脸上。

风玩弄着伞，把它吹得向四面偏倒，有一两次甚至吹得它离开了行人的手。

风在空中怒吼，声音凄厉，跟雪地上的脚步声混合在一起，成了一种古怪的音乐，这音乐刺痛行人的耳朵，好像在警告他们：风雪会长久地管治着世界，明媚的春天不会回来了。

已经到了傍晚，路旁的灯火还没有燃起来。

街上的一切逐渐消失在灰暗的暮色里。

路上尽是水 and 泥。

空气寒冷。

一个希望鼓舞着在僻静的街上走得很吃力的行人——那就是温暖、明亮的家。

“三弟，走快点，”说话的是一个十八岁的青年，一手拿伞，一手提着棉袍的下幅，还掉过头看后面，圆圆的脸冻得通红，鼻子上架着一副金丝眼镜。

在后面走的弟弟是一个有同样身材、穿同样服装的青年。

他的年纪稍微轻一点，脸也瘦些，但是一双眼睛非常明亮。

“不要紧，就快到了。

……二哥，今天练习的成绩算你最好，英文说得自然，流利。

你扮李医生，很不错，”他用热烈的语调说，马上加快了脚步，水泥又溅到他的裤脚上面。

“这没有什么，不过我的胆子大一点，”哥哥高觉民带笑地说，便停了脚步，让弟弟高觉慧走到他旁边。

“你的胆子太小了，你扮‘黑狗’简直不像。

你昨天不是把那几句话背得很熟吗？

怎么上台去就背不出来了。

要不是朱先生提醒你，恐怕你还背不完嘞！

”哥哥温和地说着，没有一点责备的口气。

觉慧脸红了。

他着急地说：“不晓得什么缘故，我一上讲台心就慌了。

好像有好多人眼光在看我，我恨不得把所有的话一字不遗漏地说出来……”一阵风把他手里的伞吹得旋转起来，他连忙闭上嘴，用力捏紧伞柄。

这一阵风马上就过去了。

路中间已经堆积了落下来未融化的雪，望过去，白皑皑的，上面留着重重叠叠的新旧脚迹，常常是一步踏在一步上面，新的掩盖了旧的。

“我恨不得把全篇的话一字不遗漏地背了出来，”觉慧把刚才中断了的话接着说下去；“可是一开口，什么话都忘掉了，连平日记得最熟的几句，这时候也记不起来。

一定要等朱先生提一两个字，我才可以说下去。

不晓得将来正式上演的时候是不是还是这样。

要是那时候也是跟现在一样地说不出，那才丢脸嘞！

”孩子似的天真的脸上现出了严肃的表情。

脚步踏在雪地上，软软的，发出轻松的声音。

“三弟，你不要怕，”觉民安慰道，“再练习两三次，你就会记得很熟的。

你只管放胆地去做。

……老实说，朱先生把《宝岛》[1]改编成剧本，就编得不好，演出来恐怕不会有什么好成绩。

## &lt;&lt;家&gt;&gt;

” 觉慧不作声了。

他感激哥哥的友爱。

他在想要怎样才能够把那一幕戏演得好，博得来宾和同学们的称赞，讨得哥哥的欢喜。

他这样想着，过了好些时候，他觉得自己渐渐地进入了一个奇异的境界。

忽然他眼前的一切全改变了。

在前面就是那个称为“彭保大将”的旅馆，他的老朋友毕尔就住在那里。

他，有着江湖气质的“黑狗”，在失去了两根手指、经历了许多变故以后，终于找到了毕尔的踪迹，他心里交织着复仇的欢喜和莫名的恐怖。

他盘算着，怎样去见毕尔，对他说些什么话，又如何责备他弃信背盟隐匿宝藏，失了江湖上的信义。

这样想着，平时记熟了的剧本中的英语便自然地涌到脑子里来了。

他醒悟似地欢叫起来：“二哥，我懂得了！”

” 觉民惊讶地看他一眼，问道：“什么事情？”

你这样高兴！

” “二哥，我现在才晓得演戏的奥妙了，” 觉慧带着幼稚的得意的笑、容说。

“我想着，仿佛我自己就是‘黑狗’一样，于是话自然地流露了出来，并不要我费力思索。”

” “对的，演戏正是要这样，” 觉民微笑地说。

“你既然明白了这一层，你一定会成功的。”

……现在雪很小了，把伞收起来罢。

刮着这样的风，打伞很吃力。

” 他便抖落了伞上的雪，收了伞。

觉慧也把伞收起了。

两个人并排走着，伞架在肩上，身子靠得很近。

雪已经住了，风也渐渐地减轻了它的威势。

墙头和屋顶上都积了很厚的雪，在灰暗的暮色里闪闪地发亮。

几家灯烛辉煌的店铺夹杂在黑漆大门的公馆中间，点缀了这条寂寞的街道，在这寒冷的冬日的傍晚，多少散布了一点温暖与光明。

“三弟，你觉得冷吗？”

” 觉民忽然关心地问。

“不，我很暖和，在路上谈着话，一点也不觉得冷。”

” “那么，你为什么发抖？”

” “因为我很激动。”

我激动的时候都是这样，我总是发抖，我的心跳得厉害。

我想到演戏的事情，我就紧张。

老实说，我很希望成功。

二哥，你不笑我幼稚吗？”

” 觉慧说着，掉过头去望了觉民一眼。

“三弟，” 觉民同情地对觉慧说。

“不，一点也不。”

我也是这样。

我也很希望成功。

我们都是这样。

所以在课堂上先生的称赞，即使是一句简单的话，不论哪一个听到也会高兴。

” “对，你说得不错，” 弟弟的身子更挨近了哥哥的，两个人一块儿向前走着，忘却了寒冷，忘却了风雪，忘却了夜。

P1-3

## 后记

《家》是我四十六年前的作品。

四十六年来我写过好几篇序、跋和短文，谈我自己在不同时期对这部作品的看法，大都是谈创作的经过和作者当时的思想感情，很少谈到小说的缺点和它的消极作用。

我在旧中国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会里写作了二十年，写了几百万字的作品，其中有不少坏的和比较坏的。

即使是我的最好的作品，也不过是像个并不高明的医生开的诊断书那样，看到了旧社会的一些毛病，却开不出治病的药方。

三四十年前读者就给我写信，要求指明出路，可是我始终在作品里呼号、呻吟，让小说中的人物绝望地死去，让寒冷的长夜笼罩在读者的心上。

我不止一次地听人谈起，他们最初喜欢我的作品，可是不久他们要移步向前，在我的小说里却找不到他们要求的东西，他们只好丢开它们朝前走了。

那是在过去发生的事情。

至于今天，那更明显，我的作品已经完成了它们的历史任务，让读者忘记它们，可能更好一些。

人民文学出版社这次重印《家》，向我征求意见，我表示同意，因为我这样想：让《家》和读者再次见面，也许可以帮助人了解封建社会的一些情况。

在我的作品中，《家》是一部写实的小说，书中那些人物都是我爱过或者恨过的，书中有些场面还是我亲眼见过或者亲身经历过的。

没有我最初十九年的生活，我就写不出这本笑说。

我说过：“我不是为了做作家才写小说，是过去的生活逼着我拿起笔来。

”我写《家》就像在挖开回忆的坟墓。

在我还是孩子的时候，我就常常被迫目睹一些可爱的年轻生命横遭摧残，得到悲惨的结局。

我写小说的时候仿佛在同这些年轻人一起受苦，一起在魔爪下面挣扎。

小说里面我个人的爱憎实在太深了。

像这样的小说当然有这样或者那样的缺点。

我承认：我反封建反得不彻底，我没有抓住要害的问题，我没有揭露地主阶级对农民的残酷剥削，我对自己批判的人物给了过多的同情，有时我因为个人的感情改变了生活的真实……等等、等等。

今天的读者对我在一九三一年发表的这本小说会作出自己的判断，不用我在这里罗嗦了。

《家》这次重版，除了少数几个错字外，我并未作新的改动。

巴金 1977年8月9日。



### 编辑推荐

《家》是巴金激流三部曲之一，描写旧式封建家庭的解体和青年人的反叛。故事集中在1920年冬到1921年秋的八九个月时间里，揭露了封建专制制度的罪恶，撕开了在温情关系掩盖下的大家庭的勾心斗角，暴露了所谓“诗礼传家”的封建大家庭的荒淫无耻，也描写了新思潮听唤醒的一代青年的觉醒和反抗，从而宣告了这个封建大家庭必然崩溃的命运。

## 版权说明

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，请支持正版图书。

更多资源请访问:<http://www.tushu007.com>